|  |
| --- |
| 同姓之婚 |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作者：佚名 |  |

今天，我在报上剪下两则启事，一是订婚的、一是结婚的。两则启事都有一个共同点：

就是新郎和新娘都是 —— 同姓！

这也便是我之所以剪它的理由。我预备带回给妻看。这看来平凡无奇的东西，是能帮我

不少忙的。第一，它会给妻带来几许生活的信心，把她的脊梁撑起来。

提起我的妻便使我难过。她自和我“结婚”以後，就一直陷在迷惑、疑惧和烦恼的泥沼

中，不能自拔。我想再不会有人一边在生活著，一边却不敢承认和正视那生活，像她一样的

了。

我们的结合，不但跳出了社会认为必须的手续和仪式，并且跳出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成见

—— 我们是同姓结婚的！

在当时的台湾社会，这是桩骇人听闻的事情。对此，我们所得到的快乐之少，和所付出

的代价——眼泪和叹息——之钜，至今还思之心痛。

但是，我们应该後悔吗？当我十八岁时，我家搬到邻郡（相当於现在的区）去经营在很

早以前便己买下的山地造林事业。农场的工人，都是由近处的村子来，女多男少，多半都是

些年轻人。他们做完一天活，傍晚领取堡单，每半月结算一次。我哥哥带工；他不在时就由

我代理，但工单则经常由我填写和发给。

起初，我和工人们不相识，发工单时只好一个一个唤著单上的名字，像点名似的在呼唤

时，我在男工名下加个“哥”，女工名下加个“姐”。随即我就发觉这办法给我带来了意想

不到的好结果。每个人听了之後，脸上都挂著和谐与融洽的喜气，似乎我们之间亲热了许

多。

“阿福哥、玉英姐、贞妹姐、新喜哥、桂香姐……”

随著我的呼唤声，工人一个个分开扰嚷的人群，出来把自己的单子接去。男工活泼大

力，女工柔静□腆，羞人答答。对於我附加的称呼，男工还无所谓，，有些女人则含笑提出

抗议，彷佛是蒙受了冤曲。

“哟，你看这人，”她们尖叫著：“也不怕雷打呢！”

但是我不理，继续喊下去：“瑞金姐□□”

工人群中扬起一阵喧笑，接著我发现自己面前走出一个小泵娘来。看上去，她的年龄至

多不会超过十七岁。

“你这人真讨厌，没老没少的！”小泵娘含羞地说，噘著小嘴把单子领去。

我看著她那稚气的脸孔，也不禁好笑。

“平妹姐□□”我又喊，一边还浸在快乐的气氛中。

蓦的由人群中伸出一只手来，抢去了我手裹的那张单子。我大吃一惊，定神细看，原来

是一个苗条身段的女人，这时已转过身子，坚定地走了。她那傲慢不逊的举措，使我大大地

感到意外，因而在第二天发工单时，我便特别关心她。

“平妹姐□□！”我著重语气叫，并把尾音拖长。

平妹出现在我面前了：约莫二十左右的年纪，瓜子脸儿，直直的鼻梁上星见的眼睛，眉

宇间有著一份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慨。

我奇怪自己为何昨天竟没有留心到如此标致的一个女人。

“平妹姐，”我说，一边把单子交给她：“不要再抢了，我会给你的。”

平妹嫣然，露出一排洁白好看的牙齿。

“平妹姐，”我又说，无话找话：“□家在村头？村尾？改天过路时，我可不可以进去

喝杯茶呢！”

“水是有的，”平妹笑笑说道：“就请你进来喝杯水。”

工单发完，我小立庭边，目送工人们走下小坡。在一群女工之中，我觉得平妹的後姿特

别的娉婷而优美。内心不期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轻微的骚动。

以後我每天特别关心她，发工单时总设法和她聊上几句话。有时我们的眼睛互视一下，

她就向我静静地笑笑，那细碎的牙齿闪得我的心脏几乎停止鼓动。

我发觉自己是在爱著她了。

但也就在这时，我发觉她和我是同姓。这事最初使我很失望。就如一个小孩在街上看见

心爱的东西，而被父母强制拉开时的感到不满和不乐。

随後的一段时间，我陷在从未有过的傍徨和迷惘中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虽然这时候我还没

有明白的打算，但是同姓的意识苦苦缠著我不放。当我和平妹说得高兴时，它会像一条蛇，

不声不响地爬进我的知觉中，使我在瞬间由快乐的顶点一下跌进苦闷的深渊。有时我非常生

气。但生气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向谁生气。有时烦恼而懊丧，彷佛生命失去了最

珍贵的一部分。有时我又满不在乎，以为谁也阻挠不了我的意志。

然而这一切顾虑都是多馀的，经不起平妹的一笑一聋，便去得无影无踪。她那娟秀苗条

的容姿，已整个的占据了我的心。那裹面除开对她的爱恋和渴望以外，便不再有什麽疑惧

了。

我发觉平妹对我也有好感，并且这好感随著日子正在渐渐变成别种性质的东西。我还不

知道这某种东西应不应该称之为“爱”。然而无论如何，这发现使我欢喜若狂，因而对她也

就更大胆更热烈了。

当时，我的双亲正在为我的婚事张罗，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议亲，每天我都去“看女

人”。我是抱著息事宁人的态度去应酬这些而。我一口气看了不下一二十个女人，但每次母

亲来徵求我的意见时，我只有微笑。

“难道说连一个中意的也没有吗？”母亲不乐地问我。

我歉然地摇摇头。有时一种奇异的冲动，使我几乎把自己的心事和盘说出。我看著母亲

的脸在想：如果让她知道我中意的人是谁将怎样呢？母亲是不是要大大地吃惊？或者骂我是

发疯了？

但是我和平妹相爱的事情，终於吹进父亲的耳中。父亲大发雷霆；他说他不愿意自己有

这麽个羞辱门第的儿子，在盛怒之下把我赶出家庭□□一次、二次、三次。我就像游魂般在

朋友亲戚家飘来荡去。但是母亲舍不得。每次都由她作好作歹的领我回去。

母亲的慈爱愁叹和哀诉虽也使我难过得、心裹有如刀割，可是我却出奇的冷酷、倔强。

好像在心裹面另有一个人在支使我，使我自己也没有办法。母亲眼看说我不动，於是迁怒到

平妹身上去。她骂她是淫邪无耻的女人，，是一个专会迷惑男人的狐狸精，将一切过错统统

往她身上推，显得自己的儿子是无辜受骗的牺牲者。这实在是冤枉的。然而我又不能替她分

说。由是以後，平妹便给我负起了十字架。她是赔了多少眼泪的呵！我常常看见她那咬紧下

唇，泪流满面地忍受著一切的绝望的姿影。

平妹劝我离开她，回到父母身边去安分守己的做一个好儿子。但我只能冷冷地听著，一

种不甘屈服的顽强的意识，使我在自己的行为中甚至感到无限骄傲和快慰。它作成了我的意

志力的最大泉源。

“求你做做好事，离开我吧！”有一天，平妹又如此向我哀求，一半也是为了可怜我像

丧家之犬的四处□徨。

“我求你，”她又说：“你听他们的话去娶个媳妇，他们还是会喜欢你的，我也可以少

受点儿骂！”

“□呢？”我反问。

“你就不要管我！”

“□也嫁人吗？”

“请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嫁人的，”她带著讽刺和自暴的口气说：

“不嫁人，也照样可以活下去的！”

“我不娶！”我说得很坚决。

“你不娶，我也不嫁给你！”平妹也说得很坚决，彷佛我们在赌气似的。但是像线一样

的眼泪却由她的双颊流下来了。

我们坐在溪旁，溪水幽咽，像伴她哭。紫色的布□花，低低的垂覆在水面上，静静地。

我拿起她的手来抚摸著，心像飞到一千里以外去了一般感到空虚、寂寞和怅惘。我凝视

著流动的溪水，有很大的功夫，在心裹盘算著一件事情，最後，我开口对她说：

“我到一个地方去，□在家裹等我，只一二年的工夫，我就回来领□走，远远的离开这

裹！”

“你到哪裹去？”她抬起头来，泪眼盈盈地望著我。

“满洲！”

实际在很久以前，我便计划著这件事了，但总踌躇不决。到了此际，我才充分觉悟到我

必须这样做，除此别无他途可循。我想：假使我们要结婚，便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：第一，

离开家庭；第二，经济自立！

其後不久，我便只身跑到东北渖阳去。第一年，我弄了一份汽车驾驶执照，，努力建设

起一个小小的立足点来。第三年，我回来领她走，如此结束了我们那坎坷不平，艰难悲苦的

恋爱。

那是民国二十九年（昭和十五年）八月三日的事。

在外面，虽然不再有人来干涉和监视我们的行动，我们应该可以完全领有我们的日子和

我们自身，而舒展一下数年来郁结的胸怀和紧张的神经了。然而妻总还忘不了对世人的顾

忌。彷佛随时随地可能由那一个角落伸出一只可怕的手来；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关系随时都

有被破坏和拆散的可能。她那过分踌躇与疑虑，使我做丈夫的非常苦恼。

然而，那一段时间，在我们却还是最平静、最幸福、最甜蜜的。

台湾光复的翌年夏初，我们敌不过乡心的引诱，於是回到久别的台湾，起初依照预定计

划留在高雄□□那时我一个最小的兄弟便住在那裹。然後，又搬到我做事的任所去。但是多

麽不幸，不到一年，我生病了。为了以後的生活著想，我们只好硬著头皮，回到故乡家裹

去。那裹有我一份应得的产业，可资一家四口人的生计。这是当初我们没有料到的一著。我

们怀著受难者的心情，登上火车。

家裹，父亲已於前几年病笔，兄弟也分散了，只有大兄一房人守著老屋。家人，包括母

亲在内，对平妹的态度，是颇微妙的。他们虽说过去已曾相识，然而却有如对一个外国人似

的处处表示应酬。在他们的言语和仪态中都带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成分。

□□但是大致说来，大家尚能平静相处，不快的事件还是由外面来的。

不多几天，光复後的第一次户口总检查届临，乡公所来了几个人预查户口。我们的户

籍，在接收时不知为何竟给脱漏了，不消说孩子的出生，就是我们的结婚手续都需重新申

报。他们问我妻的姓名。

“锺平妹。”我说。

其实，他们都认识我和平妹，特别其中之一，过去有一段时间和我玩得不错。何况我和

平妹的事，周围几十里都哄传过，因此，他们是应该一切都很明白的了。不过我以为人家既

然是公事公办，那麽我也只好照实说出。

“什麽？”他们重问了一遍。

“锺平妹！”我又重说了一遍；心裹有点不耐烦。

“锺？”他们彷佛吃惊的样子，眼睛向我注视：“同姓呀？”

我非常生气；我认为他们存心与我为难，我粗暴地反问道：

“同姓又怎麽样？”

此时，一直就坐在我旁边的大兄，似乎感到场面有点僵，连忙站出来给我们圆场：

“是的，是的，锺平妹！”他说。

他们冷冷的看著我，却也不再多问什麽了。

为了这事，一整天我都不好过。这些人的卑劣和虚伪，令我愤懑。

从这件事，我清楚地看出世人还未能忘怀於我和平妹的事情，这是一个警告，我们此後

的日子，不会是很平静的。我很为平妹担心。她是否经得起来自周围的歧视和指摘呢？她从

前的朋友，即使是最亲密的，现在都远远的避开她了。彷佛我们已经变成了毒蛇，不可亲近

和不可触摸了。我为怕平妹伤心，曾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，去邀请，甚至哀求她的朋友到

我家来游玩；但没有成功过一次。

有一天，找到附近一个山寺去散步，不期遇到妻的一位旧日的好友。我欢欣而雀跃，如

获至宝。这次无论如何总得把她留住，请到家裹去。□□我这样想；我打算让平妹高兴高

兴。经过我一番歪缠和坚请，於是她和我约定；只需再耽搁一会儿就去，叫我先行。我飞奔

回家把这消息告诉妻。她此时正在预备午膳，听了满心欢喜。她请我给她找找家裹所能找到

的可口的东西，她准备留她的朋友吃午饭。我给她翻出几只鸡蛋和两尾鱿鱼。夫妻两个兴奋

得在家裹转来转去，等待贵宾驾临。

饭菜已经烧好了，而她□□妻的朋友，还不见到来。妻开始不安起来，殷切的问我是否

真的看见她？她问她在寺裹？於是我不得不将方才的邂逅，从头再说一遍。

我们等了再等，桌上的菜肴在慢慢的凉下来。妻万分焦急，吩咐我在家看著，她自己则

匆匆的向寺裹跑去。我也有点动摇，不时由窗口往外张望。不大的工夫，我看见那条通往山

寺去的，有著茂密的龙眼树的小径上，有人影在幌动。

妻回来了，可是只有她一个人！由她的失望而沮丧的表情，我察知事情已经出了岔子。

我迎上去，忍不住问她：

“她不来吗？”

“她走了！”她答得很低，红著眼圈，就像受了很大的委屈。

“她走了？”

我好像挨了一个重重的耳光。可是我能说什麽呢？我极力让自己镇静，并且拿好话安慰

妻，像哄小孩子。我觉得她是够可怜的。

“我想是临时有什麽急事先回去了，”我说：“大概过一两天就会来的！”

“不！”妻摇摇头：“她讨厌我们！”

讨厌我们。平妹说得丝毫不差。这一句话道破了周围和我们的关系，使我无话可说。外

边，明晃晃的太阳照亮了每个角落。我意识了这是强有力的世界，虽然它是不理想的世界。

我茫然站著，感到自己是这样孤独无援。

而事情还不止此，还有更难堪的侮辱，□□更高的试□，在等候我们，需要我们更大的

忍耐。

在很早以前，我就发觉我们的孩子也成为人们取笑和寻开心的对象了。我已无数次听到

过他们指著我们的孩子说：“牛，畜牲养的。”这样的话了。我只希望这些话不会落到平妹

的耳朵才好。我想像她听见这话後的痛苦，而感到寒心。

有一天，傍晚时分，平妹在猪栏□猪，两个孩子在庭院前玩著，这时来了几个女人□□

来坡下做活的，她们常常到这裹来歇息，在凉亭下聊天。

其中一个女人忽然叫著我们的孩子说：

“小孩子，你有几条腿？四条是不是？四条腿？”

另一个女人马上加了进来。她给孩子指著系在庭边一棵树下的牛，说：

“小孩子，那是你爸爸，是吧？你爸爸是牛公，你妈妈是牛母，你是小牛子！”

宪儿□□我们的大儿子，不解其意，莫名其妙的看看她们，又看看牛。她们都大声哄笑

起来。

“你看，你爸爸在倒草（反刍）哪！”

她们说著又大笑起来。

我□□在屋裹，恰似被兜头冲了盆凉水，浑身毛骨悚然，我往猪栏那边望去；，在苍茫

的暮色中，只见平妹靠著齐腰高的竹栏立著，脸向著那边。我不知道妻是否也已听见，我祷

天祷地，希望那话声不致送进她的耳朵，或者猪的咀嚼声大些，把话声压下去。

但是，她已经听见了！

她挑著两只空水桶，一进入屋裹，眼泪便潸潸地流下来。当晚她哭得很悲惨。她告诉

我，外边人们是怎样的在奚落我们的孩子。

我想不起适当的话来向她劝解，只好让她尽情哭去。我觉得很对不起她，这些都是我的

不好。我们是不应该回来的。

我想想找们以後的生活，不禁迷惘起来。

日子在烦恼中滚流著、转瞬间，半年过去了，而我的病，却没有丝毫进展。长此下去，

何时痊愈，颇难预料。因此，我打算入院治疗，平妹也同意我这样做。半个多月前，我曾给

台北的朋友去信，请他打听医院的状况，和办理登记手续。而今，朋友的回信到了，说是一

切都已弄妥，叫我即可动身北上。可是教我如何忍心抛下她们母子呢？我把朋友来信的事情

搁下来，不向平妹提起。

我怀著烦闷的心情走到埤头去。近来我差不多天天都要到那裹去坐一会儿的，那裹有绝

好的眺望。

我在一块眠床大小的石板上，枕著掌心仰卧著，潺潺的流水声，只在头下，我看著异常

辽阔的天空，徐缓地移动著、舒展著的流云，哀愁像石块似的压在心上。

我想起我们自从回家，一直到今天所遭遇到的种种事情，实在不能放心走路。自己走

後，她们□□平妹母子会安静的活下去吗？人们不会像历来那样残忍的对待她们吗？如果再

遇到横逆，她们能够安稳地度过吗？我这样一层一层地想下去，这些思想使我忐忑不安，黯

然心痛。

但是次一瞬间，我又打消了这些念头。也许她们会活得更好些！□□我如此安慰自己，

於是站起身来：我不该想得太多！

我很晚才回家。在屋角边，我碰见了正由大兄那边出来的两三个农夫模样的年轻男子。

闪身而过时，他们全用了那种令人不快的眼光向我扫视。

妻的口角边，噙著久已不见的微笑，并且频频向我眨。我发觉这眼睛有异样的光芒。我

怔怔的看著她，有点纳闷，也有点惶惑。

待孩子都睡定了，我们相对喝茶。平妹开口了：

“他们说起我们的孩子□□”

我微微一颤；又是他们！而且又是我们的孩子！然而妻却一本正经的说下去：

“他们说，我们同姓结婚，怎麽会生出这样好的孩子呢？”

“哦！”

“他们说，”她又说：“我们的孩子生得又聪明、又好看□□”

原来如此！我不禁愕然；继而又苦笑起来。

这和自己的预料是相差得太远了。我们久已不敢有这样的期待、这样的恭维。偶一听

著，反而觉得有些生疏，而且刺耳。

妻说著，十分得意。她是最乐意听人家称赞她的孩子的。她像十四五岁的少女那样，笑

得天真、娇憨；眼睛在幽暗的煤油灯下，更觉迷人了。於是我不觉的也高兴起来。

我们夫妻头一次这样欢喜。前此，特别是这半年来，我们原只有眼泪和叹息的。

我忽然想起朋友的信。而也就在这时候，平妹静静地仰首看我，脸上的笑容，已经是收

起来了。

“阿铮，”她轻轻地说：“台北还没有来信吗？那天来的那一封，不是呀？”

“来了，”我说：“就是那封！朋友说，一切都办要了，叫我接信就□□”

“就去吗？那你为什麽还不走？你不放心，是不是？”

“□能住下去？”

“能！”

“□哭过呢？”

“哭过！那是因为有你在著，心裹有委屈，哭哭，有人心疼。你尽管放心走；我能哭，

也能不哭！你不在家，我守著两个孩子过日子□□宏儿也会跟我笑了。”

“□不怕日子会更难过？”

“我知道！我能忍耐！只要你病好，我吃点苦，值得！”

“我这一去，最快也得一年才能回来呢？”

“都不要紧；我等著你！我说过了：我能忍耐！反正他们不能把我宰了。他们理我，陪

他们说几句；不理我，我逗宏儿笑！只要你病好回家，我们母子还是一样快快乐乐的，要

不……！那你早点儿走吧，只管放心，我会过得很好的！”

第三天，我离别了他们母子，来到北部。当天清晨，他们伫立在庭前龙眼树下；妻怀中

抱著刚满周岁的宏儿，宪儿则紧紧偎依在她脚边。三对依依难舍的眼睛，送著我走下斜坡，

将到坡尽处时，我回过头去，只见妻在向我微笑，那比哭还要使人难受的藏著泪水的笑。我

一气走完坡坎，转入田珑。再回头过去，但这回我仅能看见在空中摇曳著的一段龙眼树梢，

在□□的向我挥别。

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

现在，三年了，就一直没有回去过。天天，她们母子那冷冷清清相依为命的影子，不断

地在我跟前浮起！

—— 全文完 ——